

# 西陲守孤城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初刊·二〇〇二年十一月重刊)

## 謙謙君子賀國光

(三)

### ●周培楨

#### 無愧參謀長之盛譽

對這突如其來的決定，一時感到不知所措，因賀國光接長西康主席隨往任事者，僅有趙叔筠兄與我二人，到省府只有廿天而又同時離去，我懷着極度不安的心情匆匆與管理科孫恒章科長連絡後，轉身回到賀的臥室聽候指示，當時情景及交代的一番話語，至今記憶猶新：

「這邊的情形你應該瞭解，到了臺北去看看萬武樵（耀煌）、陶希聖向他二位詳細報告，有機會希望轉陳總裁。（時蔣介石總統下野尚未復職專任執政黨總裁）因萬、陶兩人均在總裁辦公室分任主任職，接着他手指他床邊的兩件簡單行李說：「你看我的行裝早已準備好了，我會堅持至最後的一刻，能走就走，否則拖着警備團上山打游擊，你記得吧？勝利那年，毛澤東在重慶軍委會大禮堂酒會中，見到我握手時，從頭到腳，有好幾分鐘才說幸會，久仰。他的印象必然是，多年來江西四川勤共，窮追不捨，運籌帷幄者即

是閣下，今天才識廬山真面目，試問：我還能與毛澤東碰面嗎？」（筆者是酒會的招待人員）說完這話長長一聲歎息，隨即由口袋裏摸出兩只小黃魚（二兩黃金，當時均以小黃魚代稱）賜作旅費，我以家眷疏散，總部及省府均發有補助費，堅不接受，他很傷感的說：「這種局勢，身邊多帶點錢總是好的，這恐怕也是最後的一次了。」面對追隨了十多年慈祥如父的老長官，如此訣別式的贈與，內心感到萬分的難過，匆忙間趕回家中，清理平時由我保管的一些重要文件，全部返還他自己保存。這些文件撤退時被隨員不慎失落，在西昌機場未能携出，賀在臺北每說及此，惋惜不置，蓋深具歷史紀念之重大價值也，茲將內容項目分錄如后：

(1) 蔣介石委員長駐節四川勤共時，親筆手令貼本貳厚冊；（均係紅藍鉛筆所書，抗戰末期在重慶，陳果夫先生借去閱覽一段時期，如果留有影本，臺灣大溪檔案中或可找到。）

(2) 黨國元老政要信札手跡貼本二厚冊；（最

珍貴者有吳稚暉先生親書蠅頭小字的名片一張，乃是國府主席林森蒞渝，賀特商請清御廚黃靜寧主廚設宴歡迎，稚老是陪客之一，因事不克赴宴，遣人送名片道謝，字體工整秀麗，語多詼諧，其他如戴傳賢、陳果夫諸元老皆是親筆墨翰。）

(3) 賀國光率參謀團入川，歷次演講文稿等抄本貳厚冊；（乃筆者平時抄錄保存。）

(4) 賀國光之私人印章大小十餘顆；（有題字用、八行書用、蓋公文用、石質、水晶象牙皆備，其中有小鷄血石陰文私章一枚，乃齊白石所鑄，且具邊款，最是可貴。）

(5) 陸軍大禮服戎裝照片，（這幀照片是民國卅年任憲兵司令所攝，當時憲兵有廿二團，分駐全國各戰區，特對營長以上頒贈此照，俾使官兵認識。）

（臨別那天的晚上特親筆給了我一張，事隔四十年，目前已模糊不清。）

翌日清早，我手中僅提了一個網袋，內盛牙刷毛巾及一本辭源，（此書乃早年在重慶第一次

(三) 謙君子國光

替國民公報寫稿之稿費所購，具有特殊紀念意義不忍拋棄）到達了機場，是日天氣晴和，陽光普照，胡宗南總部的總務處長某君（姓氏忘記）走到我身邊謂：「今日天氣很好，你可以走了，馬上卸下三桶汽油騰出你的噸位。」說話時遠遠看見飛機尾部確實是卸出了三個油桶，因為由西昌飛海口，中間無着陸的據點，必需帶足往返油料，以防萬一，結果那天飛至海口，氣候突變，視線模糊，找不到海口機場，在上空盤旋了兩個多小時，降落時將近黃昏，機場業已封閉，機場工作人員稱：「你們明天一早即可轉乘飛機去臺灣，此時無車進城，就在休息室過夜罷！」時值嚴冬季節，我們坐了一天飛機，饑寒交迫，在冷冰冰的休息室坐一夜將何以堪！正徘徊時，一位守衛的士兵過來對我們說：「軍區參謀長還未下班，你們可商量搭他座車進城。」這及時的好主意，總算解除了我們一時之危。

賀國光早年曾隸吳佩孚（子玉）麾下任師長，因此背景，在革命陣營中常被人視為非嫡系人物，即或是最後在西昌維持這一短暫的局面，暗中難免仍有報告他的立場不穩。胡宗南到西昌後之頗指氣使，賀一向是修養到家，有時也會感到難堪。他雖是西南軍政副長官，西昌警備總司令，兼西康省政府主席，一身數職，實際幾乎變成胡宗南長官公署的總務處長角色，中間他一度有飛臺北述職之舉，但在飛機場被地方人士請願而中止其行。賀在「八十自述」中有謂：「先總統蔣公派經國先生持親筆函飛西昌慰勞：『元靖吾兄主席：茲派經國來寧（指西昌）慰勞，並面達

一切，望予詳談為荷，順頌時祺，中正手啓一月廿八。』或與西昌當時情勢有關，但賀國光確實做到了堅守至最後一刻。

憑一可字救西北王

迨中共調集大軍，以絕對優勢兵力，分由雅安、昭通、昆明三路圍攻，兵臨城下，眾寡懸殊，西昌危城已無保全可能，他乃急電蔣公介石請示，立奉復電准予撤退，並飭空軍總部派專機往接，那天警總程冠珊參謀長持蔣公復電急忙直進賀的辦公室，適胡宗南在座，見此復電臉色大變，很氣憤的說：「你們都走好了，我死守西昌」，掉頭而去。胡離開後，賀國光立又親自擬稿再電蔣公，大意略謂：「西昌局勢如此，已無大兵團可資指揮，三軍易得，一將難求，宗南留此無益，可否隨光同時撤退乞示」奉到蔣公復電：「可」。西昌——大陸唯一僅存的孤城，終於民國卅九年三月廿六日最後撤守，距賀國光就任主席前一日所作的推斷：「好則三月」只差四天，其研判敵情，洞燭機先，老謀深算，實不愧為當年軍界聞名著稱之參謀長也。

來臺灣後陝西籍的監察委員李夢彪等四十六人以西南軍政代長官胡宗南喪師失地，擅離職守，貽誤國家，提出彈劾，必須嚴懲，喧騰一時，賀國光曾遞了這份一個「可」字的復電，列席監察院作證，證明胡宗南是奉命撤退，那時蔣中正退隱尚未復職，監委們認為蔣中正黨總裁身份，不能視作命令，監察院長于右任見情勢愈弄愈僵，趕緊打圓場，希望彈劾胡宗南案不要涉及蔣中

正，才算沒有讓此事繼續發展下去。胡宗南在臺灣自澎湖防衛司令以後，未見再任軍職或係受此影響。

海島樓遲淡泊履常

自民國卅九年三月廿七日西昌撤守，蔣公介石甫復總統職視事未久，國民黨中央實行改造，軍政人事有重大變動，陳誠出任行政院長，而後海南舟山又相繼淪陷，直至美軍第七艦隊正式協防臺灣，偏安之局始告穩定。賀國光初期賦閒了一段時間，無官一身輕，不久始奉聘為國策顧問，悠閒歲月安然自處，中間曾任西昌行轅主任，重慶市長，湖北主席等職的張篤倫（伯常）氏由港來至臺北，張氏因大陸變色未能及時隨政府來臺，留在香港觀望，忠貞問題觸犯了大忌，來臺後自難取得政府任何名義，（入境費了很大週折），張氏與賀國光見面意氣相投，（張曾在西昌辦酒精廠，賀曾辦麵粉廠）既無法再至政界立足，故對興辦實業大感興趣，張氏特自香港引進一批製造熱水瓶的技術員工，在臺北創辦「遠東熱水瓶廠」成立公司，當時臺灣尚無此項民生用品工業，照理說以兩位方面大員，過去的聲望人緣關係、天時、地利、人和、種種優越條件，應該是順理成章的事，殊不知當時臺灣經濟發展尚在起步，市場資金均成問題，結果是一敗塗地，由中央信託局接管清理，始免於破產吃官司之危，雖負債累累，但債權人皆是親朋故舊，也就不了了之，張氏不久抑鬱而逝。

賀國光自民國卅九年由西昌撤退來臺，至民

(三) 謙謙君子賀國光

國五十八年四月逝世，歷近廿年，總統府國策顧問雖是特任新資，但並無特任官的其他待遇，公務員的新資收入始終與物價指數不能成比例的，他的生活檢樸，衣飾飲食不求華美，出門安步當車，路遠搭公共汽車，惟時間久了仍不免捉襟見肘，且特任官的門面又不得不維持，深以為苦。有次面告筆者云：「最近將親友餽贈積存的雪茄卅餘盒，託人賣給菸酒公賣局得了數千元，很解決了一些困難。」蓋賀國光生平嗜愛雪茄，從此戒絕，其生活困苦當可概見。某日我在其辦公桌上發現一封通知函，是土地銀行為故常務監察胡宗鐸（今予）召開治喪委員會議，（胡，鄂人，當年所謂桂系主將，亦軍界耆宿）我立時向他建議，何不取而代之，（蓋筆者深知土地銀行董事長蕭錚（青華）與賀私交極篤，蕭為中國著名之土地問題專家），他未置可否，微笑答曰：「此事恐怕蕭也作不了主。」果然那天治喪會議散會時，蕭氏挽賀到辦公室，商談希望其接任胡之遺職，並謂董事會方面由蕭負責安排，臺省財政廳或省主席方面，請賀親自照呼一聲即可。時省主席周至柔，財政廳長是周宏濤，賀旋去訪周宏濤，周表示此事已內定由冷欣（容庵）接任，但賀沒有國大代表職務，自應讓與賀為宜，但冷係何應欽函介，請賀便中向敬公說明。賀將此事經過向顧墨公（祝同）陳述，顧立即電話周廳長發表由賀接任。事後賀專誠去周至柔主席官邸「謝委」（當時官場中的一種禮貌）。周很客氣的表示：「這職位是應該畀給兄的，我有代蔣公解決對兄酬庸的責任，請兄不必客氣。」這項兼職是為法

令上所許可，對賀國光生活方面有了很大的改善。如配給三輪車一輛，裝置了專用電話，（原只有軍用電話轉接極不方便）僱用廚師一人，每月還有不算太少的車馬費，最後還配給新建宿舍一棟，雖然房屋尚未完工，賀即逝世，但蕭董事長仍在董事會議議作成紀錄，原配給賀之宿舍，不得變更，使賀遺屬得有安身之所。

賀國光平生淡泊名利，體素強健，雖臻耄耋，精神仍旺，逝世前未久，尚以土地銀行監察業務巡視各地分行，僕僕風塵鉅細不遺，親友每以賀將享遐齡為喜，不意於民國五十八年四月廿一日以腦溢血症逝世臺北榮民總醫院，噩耗瞬即傳聞朝野，逝世當天蔣介石適在醫院短暫逗留，最先聞訊，翌日於主持中樞重要會議中，面諭軍事首長由國防部負責為賀治喪，並以隆重軍禮安葬。（賀早於民國四十八年退役，現無軍職）仰見蔣公篤念賀國光畢生對黨國卓越功勳，殷切眷懷故舊之至意。

公私分明謙謙君子

賀國光行誼中，值得記述的幾件事：

(一) 民國廿四年賀率參謀團入川，四川勦共總司令劉湘（甫澄）夙與賀同學，交誼甚厚，恐其經費困難乃送給重慶銀行廿萬元存摺一本，賀聲言已蒙蔣委員長發有特別費足夠支應，婉言拒絕，劉又派潘文華（仲三）再度送來，賀不僅拒絕，且加以責備。某次劉與賀在成都偕遊花會，見古董店內有血玉釧一支，都很欣賞，劉派人購得，親送賀太夫人，賀仍辭不肯受，劉頗有不悅曰

：「我們是少年同學，現在都是五十開外的人，我無母而你有母，你母亦即我母，我送一只玉釧給老人佩帶，有何不可，你未免不近人情。」賀答曰：「一枝玉釧所值雖不多，畢竟是古玉，你我處心固然無愧，但人言可畏，假使有人誇大其詞，說成無價之寶更造作蜚語我等又將何以自解豈可不慎！」劉聞言深受感動。

(二) 賀任憲兵司令時，適我國駐英大使郭泰祺（復初）奉調回國任外交部長。他特在重慶兩淞支路私邸設宴為郭氏洗塵，酒酣耳熱之餘，郭氏以開玩笑的口語曰：「兄這所住屋如果能作為外交部長的官舍兼辦公室，真是再合適不過了，尤其接待來訪外賓，更是洽當。」他立即很輕鬆答允：「好吧，那就賣給外交部作官舍吧！」就這樣達成了協議，不多日辦妥手續，當憲兵司令部總務課長李君（係筆者黃岡小同鄉）請我代書買賣契約時笑着說：「老弟！這真正是公事公辦，如果按市上向例，你我這一筆中佣錢是相當可觀的。」不料此事傳聞失實，引起社會誤解，大公报竟有專論攻訐謂兩位高官大員不顧國家財政困難，私相授受，浪費公帑云云，賀國光深以此事對個人名譽損害無關緊要，而影響民心士氣則非同小可，特邀請大公報負責人見面說明事實真相經過，賀云：「目前因敵機不斷轟炸，市區內想找一處像這樣的住屋確實不易，而外交部因國際觀瞻所繫，確實有此需要，我們完全是基於國家利益，我們目前絕無置產變產之必要，務請澄清謠傳以正視聽。」翌日大公報正式登報說明並道歉了事。賀國光遷出此屋即在兩路口附近租用

了一所陳舊的民房，月以食米數擔計租（因當時幣值不穩）房主乃是川軍中一位資深的退役軍官，每過三兩月就要加租，賀也不便拂其意願，但不勝其煩。似賀國光這樣公而忘私的情懷，不計毀譽的胸襟，實為世所罕見，抗戰勝利還都後，重慶空餘房屋甚多，賀乃向政府專案申請備價贖回，但筆者為此却與各級主管官員打了不少筆墨官司也。

(二)賀國光接任軍委會辦公廳主任三年有餘，奉調西昌行轅主任將要交卸時，主管經理部門的某主任向筆者說明，軍委會歷年節餘的軍糧軍餉為數龐大可觀似可不必移交後任，待我轉陳請示，賀氏聞之期期以為不可，並切切囑諭所有節餘軍糧經費，務必涓滴歸公移交後任，不得有誤。事後代總長程頌雲（潛）對賀廉介不苟之作風極表嘉許，特手諭經理單位，撥配西昌行轅轎車一部，旅行車一輛，隨同賀國光赴任，蓋知西昌地處邊陲，交通工具最為需要，今後欲購置車輛，又是談何容易的事。

(四)賀國光太夫人於民國卅六年冬在重慶去世，享年九十有四，以賀氏畢生盡瘁國事在川中時間最久，川中父老、軍政首長同寅莫不視為一件大事，某日李寰（定宇，國大代表，早年為楊森子惠之駐京辦事處長曾任貴州省府秘書長）前來弔唁，並便向賀面陳：「川中某幾位將領將一致（個別）滙送奠儀，以襄大事務請節哀。」賀謙辭不受，事後李君又向筆者誠懇表示：「元公今日久駐西昌邊陲，但掛有西南軍政副長官虛名，太夫人喪事，各將領致贈奠儀是理所當然，也是

應該的，務望轉陳勿却。」隨後潘文華（仲三，時駐萬縣）又派乃弟昌猷於弔喪之便，送交重慶銀行支票一本，請賀在遇有需要隨時支應，待喪事辦畢結算歸還即可。當時西南軍政長官朱紹良（一民）駐節重慶，長官署多為昔日成都行轅僚屬，重慶市長張篤倫（伯常）所轄市政府內亦多賀之舊部，故太夫人喪禮辦得非常順利，最後長官公署撥派專輪，並以空軍特務營（調防）一營官兵隨輪護運靈柩回湖北原籍安葬。（筆者先母靈柩亦附搭該輪返武漢安葬）事畢賀在漢口璇宮飯店對筆者云：此次在蒲圻安葬費用，大出意料之外，所帶現款法幣五千萬、白布二〇〇匹，耗用殆盡，現手中一文莫名，必須向萬耀煌（任湖北省主席）臨時挪借一筆旅費才能動身，三個月後返回西昌，總計這次太夫人喪事共支出法幣五億餘元，除所收奠儀外，重慶銀行透支二億餘元，廣即連本帶利悉數清償結案。

曾以高票當選蒲圻縣第一屆國大代表，而自請讓賢，抗戰勝利前後的國民黨代表大會，以高票當選中央委員，但因故退讓。所以說皆是為而不有，實至名不歸，真不愧謙謙君子。走筆至此，我要特別提到國民黨選中央委員的一段經過：賀國光是以軍隊代表提名參選，當時的各戰區的司令長官皆與賀友誼深厚，自動為他拉票，所以他的軍隊黨部的代表票，高列第一位，（超過何應欽、陳誠）竟被人指控操縱選舉，賀立即退讓，據云中央委員選舉，早已內定，CC政學系、黃埔系各有一定名額，而賀不屬於任何派系，故無法容納。

賀國光自民國十七年國民政府奠都南京開始，領軍縮政，翊贊樞密，安內攘外，懋績昭著，國人每以賀之績著干城，而位不至上將，望重當時，而名不登國會，功昭黨國而身未膺中委，為之抱憾無已。

事隔不久，蔣公侍從室主任林蔚（蔚文與賀陸大四期同學）給賀電話相慰云：「戴雨農（笠）有情報告蔣公，詳陳此次中央委員選舉不公，黑暗重重，並特為兄打抱不平。」足見公道自在人心，好人仍不寂寞也。

綜賀國光生平，忠以謀國，謹以治事，廉以律己，誠以待人，公而忘私，謙恭自牧，令人敬佩。早年筆者為編紀念冊，其中有數則輓章文字，對賀氏行誼，有平實妥切之認定，茲擷錄如後：

願祝同（墨三）「悼念元靖先生」

「自先生入川，中央對川康一切措施，無論是何故公（應欽）或張岳軍先生（羣），也無論是我去負責，都少不了元靖先生，這一點只要是對川康局勢稍具瞭解的人，對先生『定川謀國』是無不寄以最

大敬意的」。

王永濤（臺北民族晚報社長）輓聯：

「遊學於川、立功於川，使危急時，以巴蜀全力為抗戰後盾；宅心不苟，臨亂不苟，在板蕩中，益堅民族大節作赴義前驅。」

涂壽眉（鄂人，時任職總統府局長）輓聯：

「外柔而內剛，當年鎮西川、調護維艱心最苦；重義且輕利，晚節棲遲東海，光明自在憾無遺」。

嚴保三（黃岡國大代表）輓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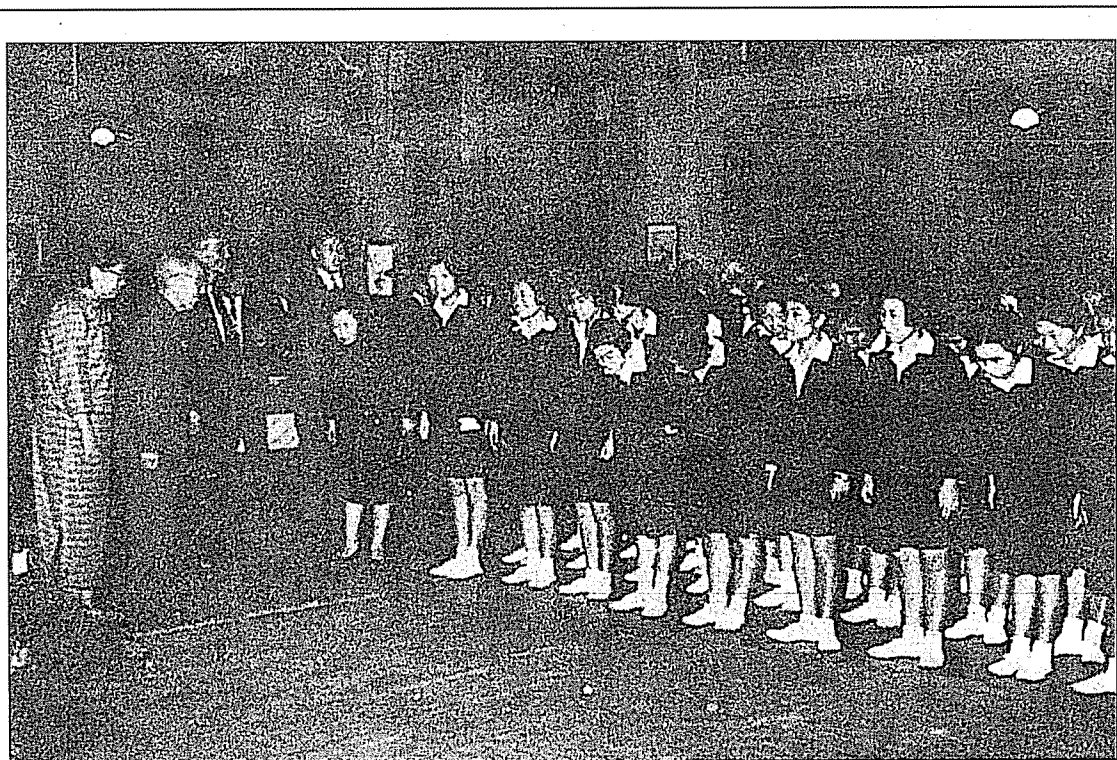
「策劃週詳，雄師圍剿半圍日；（參謀團入川）

鞠躬盡瘁，大陸沉淪殿後時。」（西

昌撤退）

以上文字均屬寫實，很少歌功頌德的意味。筆者追隨賀氏二十餘年，自憲兵司令部開始，迄西昌行轅西康省政府，侍隨左右時間最久，來臺灣初期我在基隆市政府供職，每次因公到臺北必至賀氏寓所問候起居聊敘家常，同時也聽候差遣，蓋先舅氏與賀氏任團長時之故交，參謀團入川時任主任秘書職，故賀氏視我親如子侄，但為避免個人主觀意識，曾盡力搜集資料，以資佐證。所述論事，均係個人親歷目親在為歷史作見證。尤其避免傷害第三者，但無形中偶有顯示政治恩怨、派系鬥爭之事實，在所難免，謬誤之處，幸希高明有以匡正。

一九九二，四、廿二日於美國洛杉磯。



賀國光（左二）以靜修女中董事長身分接受學生代表祝賀，左為賀夫人。